

故宮的 古物之美

The Beauty
of Antiquities
in The Palace
Museum
Paintings Vol 1

繪畫風雅

壹

祝勇 —— 著



故宮的 古物之美

繪畫風雅
壹

The Beauty
of Antiquities
in The Palace
Museum
Paintings Vol 1

祝勇 —— 著

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故宫的古物之美 . 绘画风雅 .1 / 祝勇著 .—北京 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02-014608-6

I . ①故… II . ①祝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5103 号

责任编辑 赵萍 薛子俊

装帧设计 崔欣晔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 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 插页 1

印 数 1—20000

版 次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608-6

定 价 7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 : 010-65233595

我不知道本书的写成，有多少是出于刊物主编的威逼与利诱，有多少是出于自愿，因为在写过故宫书画和建筑之后，我隐隐地有了写故宫“古物”的冲动。

有一点是明确的：这注定是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努力，因为故宫收藏的古物，多达一百八十六万多件（套）。我曾开玩笑，一个人一天看五件，要全部看完，需要一千年，相当于从周敦颐出生那一年（北宋天禧元年，公元1017年）看到现在（公元2017年）。这实在是一件幸福的烦恼：一方面，这让故宫成为一座“高大全”的博物馆，故宫一家的收藏超过90%是珍贵文物，材美工良，是古代岁月里的“中国制造”；另一方面，这庞大的基数，又让展示成为一件困难的事，迄今为止，尽管故宫博物院已付出极大努力，每年的文物展出率，也只有0.6%。也就是说，有超过99%的文物，仍难以被看到，虽近在咫尺，却远似天涯。

至于书写，更不能穷其万一，这让我感到无奈和无力。这正概括了写作的本质，即：在庞大的世界面前，写作是那么微不足道。

二

这让我们懂得了谦卑。我曾笑言，那些给自己挂牌大师的人，只要到故宫，在王羲之、李白、米芾、赵孟頫前面一站，就会底气顿失。朝菌不知晦朔，而蟪蛄不知春秋，这不只是庄子的提醒，也是宫殿的劝诫。六百年的宫殿（到 2020 年，紫禁城刚好建成六百周年）、七千年的文明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），一个人走进去，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，立刻就不见了踪影。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，认真地注视和倾听。

故宫让我沉静——在这座宫殿里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沉实和安静的岁月，甚至听得见自己每分每秒的脉搏跳动；但另一方面，故宫又让我躁动，因为那些逝去的人与事，又都凝结在这宫殿的每一个细节里，挑动我表达的欲望——

我相信在它们面前，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。

三

我把这些物质称作“古物”，而不是叫作“文物”，正是为了强调它们的时间属性。

每一件物上，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，凝聚着时间的力量。

1914年在紫禁城内成立中国第一个皇家藏品博物馆，就是以“古物”来命名的。它的名字叫——古物陈列所。如一百多年前《古物陈列所章程》所写：“我国地大物博，文化最先。经传图志之所载，山泽陵谷之所蕴，天府旧家之所宝，名流墨客之所藏，珍赆并陈，何可胜纪……”^[1]

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，1928年北伐成功后，南京国民政府颁布《故宫博物院组织法》，将故宫博物院的内部机构，主要分成“两处三馆”，分别是秘书处、总务处、古物馆、图书馆，文献馆，正式使用了“古物”一词，而且“古物”的范围，容纳了图书、文献之外的所有文物品类，古物馆的馆长，也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先生兼任，副馆长由马衡先生担任（后接替易培基先生任故宫博物院院长），可见“古物”的重要性。

物是无尽的。无穷的时间里，包含着无穷的物（可见的、消失的）。无穷的物里，又包含着无穷的思绪、情感、盛衰、哀荣。

面对如此磅礴的物质书写，其实也是面对无尽的时间书写。我们每个人，原本都是朝菌和蟪蛄。

四

当我写下每个字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陷入了不可救药的狂妄，仿佛自己真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所说，可以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。

但我知道我不是写《碧城》诗的李义山，“星沉海底当窗见，雨过河源隔座看”，一个人面对岁月天地，像敬泽说的，“是被遗弃在宇宙中唯一的人，他是宇航员他的眼是3D的眼。”^[2]我只是现实世界一俗人，肉眼凡胎，蚍蜉撼树。我从宫殿深处走过，目光扫过那些古老精美的器物，我知道我的痕迹都将被岁月抹去，只有这宫殿、这“古物”会留下来。

我笔下的“古物”，固然不能穷其万一，甚至不能覆盖故宫博物院收藏古物的六十九个大类，但都尽量寻找每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，通过一个时代的物质载体，折射同时代的文化精神，像孙机先生所说的，“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、特殊技艺的妙谛，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”^[3]。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，串连成一部故宫里的极简艺术史。（本书也因此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项目扶持，当时书名拟为《故宫里的艺术史》，但这终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，于是改用了这个相对轻松的书名。）

五

我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，尽管这些文字是那么的粗疏——只要不粗俗就好。我知道自己的笔那么笨拙、无力，但至少，它充满诚意。

它是对我们古老文明的惊讶与慨叹，是一种由文化血统带来的由衷自豪。

尽管这只是时间中的一堆泡沫，转瞬即逝，但我仍希求在“古物”的照耀下，这些文字会焕发出一种别样的色泽。



目
录

序 章 画里相逢	1
第一章 如约而至	7
第二章 一个皇帝的“三次元空间”	39
第三章 韩熙载，最后的晚餐	73
第四章 张择端的春天之旅	115
第五章 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	157
第六章 繁花与朽木	201
第七章 一片风流，今夕与谁同乐	257
图版说明	310
注 释	314

我是一位古代的画者，隐在一卷卷古画的背后，时光模糊了我的脸，没有人能够看见我，连我的身份、朝代都混沌不清。有人从我画卷的线条流动里发现了晋代的风韵；有人从笔墨的婉丽中窥见了隋唐的光色；也有人说，它们只是宋代的摹本，因为热烈外表下的那一份禅意与淡定，分明只宋代才有。我暗自发笑却不动声色，丝毫不想说破那些与我有关的秘密，因为我知道，那份神秘感，也是绘画的魅力之一——如今放在故宫博物院的那些有名的绘画，几乎每一件都有着猜不透的身世。它们的身上自带神秘感，那是时光赋予绘画的附加值——这是你们的常用词，我那个年代的画家都不懂“附加值”，只知道一门心思地画画，但我发现这个词很妥帖，一下子就说清了一幅画在时光中的递增效应。

你们看到的许多名画，在以往的年代里，虽可称优秀，却并非独一无二，因为在我们那样的年代，这样的画作多如牛毛，

即使被你们视为“国宝”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在宋徽宗的《宣和画谱》，还有后来撰写的《宋史》里都只字未提。时光真是一件神奇的事物，它毁掉了一部分绘画，却又为另一部分绘画增色，乃至成为“绝色”，它们的价值，许多来自时光的赋予。你们是在看画，也是在参悟时间的秘密。因为那些年代久远的绘画，代表的不只是像我这样的画者，也代表时间。

我在某一个瑞雪纷扬的黄昏画下了这幅画，之后，这幅画就与我无关了，因为我能控制自己的笔触，但我不能控制时间，不能控制我的画在未来的命运。它在未来的命运，是由你们决定的。面对未来的时空，我常产生一种无力感，主要是因为我看不见你们的面孔（就像你们看不见我一样），聆听不到你们的声音。这让我感到茫然、孤独，甚至有一点恐惧。所以我的画，无论画得多么繁复浩大，都透着一种孤独感。真正的画家都是孤独的，孤独几乎是所有绘画共同的主题，比如在东晋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卷轰轰烈烈的爱情里，五代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卷的繁华热闹里；宋代梁师闵《芦汀密雪图》卷的万里凝寒里，甚至宋徽宗《瑞鹤图》的祥和明艳里，都透着深深的孤独。即便是张择端，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画了七百七八十个人，他的内心，仍然是孤独的。无论多么强大的人，在时间的河流里，都会感觉到彻骨的孤独。

你们或许想不到，我需要你们更甚于你们需要我，因为只有你们才能化解我的孤独，让我变得强大。有一天我死了，我希望我的画还活着，前往我不能前往的地方，抵达我不能抵达的年代。我们的生命没有交叉，我的生命却可因这张画而延伸，终有一日，会与你们相逢。我是生下那幅画的人，但它还需要养育——一幅画就像一个人，其实是需要养育的，让它在时间中变得筋强骨健、生命蓬勃。你们不只要接受它，也要将它养大成人。

一幅画在时间中的递增，不只是价值（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）的递增，更是精神的完成。因此，它不是在案头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在一代代人的注视、抚摸、评鉴、阐释之下一点点地完成的。一幅名作的完成，其实需要一百年、一千年的时间，因此它不只依赖某一个天才之手，而更有赖于一个文明的体系。

因此，我要对你们表达谢意，因为自从你打量我的画的第一眼，我们的生命就因这幅画而连接在一起了。一想到你们，我的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暖意，就像一片雪花，消融在春意萌生的大地上。

一个画者

写于某个朝代的夜晚

